通志堂経解

D仁12
1411
426

12
卷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鄭氏曰臣某侯某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珪請覲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

孔氏曰自此至寡君之老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鄭註齊夫並覲禮之文齊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齊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若爲州牧既尊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奉珪請覲是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寡人言寡德之人

藍田呂氏曰前章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章言諸侯之異稱也臣某侯某如言曰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臣者君前之稱某侯者所以自別也寡人猶天子稱予一人庶方小侯稱孤也古者兩君相見及與臣下言皆自稱曰寡人此云與民言舉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某侯所以別其國也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曰臣某侯某玉藻謂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自稱曰寡人玉藻謂於敵以下曰寡人是也盧陵胡氏曰自稱曰寡人於臣亦然衛侯謂甯氏曰祭則寡人是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甲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

孔氏曰適子孤者擯者告實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耳

蓋曰呂氏曰言適子明其嗣也言孤明其在喪也曾孫猶言嗣也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神稱嗣諸侯不敢言繼推而祖之故稱曾孫晉平公伐齊禱河曰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蓋曾臣猶陪臣也天子臣於天地百神諸侯復臣於天子故稱曾臣與稱曾孫之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

嗣子某故前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也天子於內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諸侯於內事曰孝子則以家所卑者稱之也

山陰陸氏曰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不言踐阼避遠天子曰曾孫卑遠矣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亡諡曰類

鄭氏曰死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舉字既葬見天子曰類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其禮俱亡

孔氏曰薨謂國史策辭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故辭記曰寡君不祿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禮也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

言諡謂將葬就君請諡也諡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也曰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藍田呂氏曰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祿謙辭某甫字也稱字與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所降也類之名未聞先儒謂類猶象也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以類為象其義未安而君薨世子聽於冢宰安有遽見天子之禮請諡於君亦何象之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

嚴陵方氏曰常人曰皐某復則名之也諸侯曰某甫復則字之也

清江劉氏曰言謚曰類當爲誄聲誤耳謂誄而謚之也
山陰陸氏曰稱死亦言之法據崩曰天王崩
盧陵胡氏曰周官典命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
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
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
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長樂陳氏曰夏后氏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
哭而致事凡以全父子至恩而已然有父子之至恩亦必
有君臣之至義以至義廢至恩君子之所不忍故不奪人
之親亦不奪其親以至恩廢至義君子之所不敢故有君
臣相見之禮焉顧命天子宅宗廟冕黼裳以見羣臣則諸
侯既葬而類見天子宜矣春秋之時晉襄公既祥將伐秦
謂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且居以在喪而
不朝王爲尤則在喪而朝王其爲禮可知也然朝王可也
請見可也召王而往不可也葵丘之盟宋子與焉賤土之
盟陳子與焉非禮也朝王禮也如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
卒哭而服王事大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
革之事無辟變禮也方其朝王也其禮蓋下先君之等或
以皮帛繼子男之君其服蓋皆吉服特不免絰而已下先
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以周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吉服
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推之可知也不免絰以記之服問
推之可知也類者象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
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
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
類宜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氏曰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孔氏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
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
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於己君則玉藻
云下臣某
藍田呂氏曰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
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
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旦行
者曰衆介北面鏘鏘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盛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貌
也皇皇自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降於諸侯不自莊盛也

蹌蹌者容貌舒揚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無容儀並自直
行而已鄭註聘禮是臣非諸侯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
進其容也　崔氏曰凡行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
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藍田呂氏曰廟中之位南鄉明故曰昭北鄉幽故曰穆則
穆穆者有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則濟
濟者有脩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則蹌蹌
者有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爲容進退趨走僬僬
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爲容止之貌也五者皆言其
容止之狀也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
之容遽其勢然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
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脩飾
不如蹌蹌之舒揚不爲僬僬之促數則知卑

者輕且遽也

長樂劉氏曰穆穆美也心正而容舒行與止莫不極其美而又美也皇皇莊重也敬於上而恤於下行與止莫不極其莊重也濟濟者進退中於禮樂之節也蹌蹌者積諸中而揚乎外也僬僬者直心而盡情卑賤不敢以爲容飾

廣安游氏曰穆穆在上穆穆者其體也亦其道也穆穆猶言深且靜也深且靜者猶言淵默恭已正南面也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君之道本不當有所爲苟得其道則淵默恭已正南面斯足矣不然則秦之衡石量書隋之衛士傳餐區區然徇天下之末務是不知人君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穆穆魯侯書曰四門穆穆則不特天子而已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則皇皇不特諸侯而已書曰濟濟有衆則濟濟不特大夫而已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蓋其儀各有所當非一端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敬也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故爲天子之容焉皇皇正也美也故爲諸侯之容假樂言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非以是乎楚茨言濟濟蹌蹌以見助祭者之容非以是乎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某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后君也明

配至尊爲海内小君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孺言其爲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有繼後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繼聖人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爲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内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爲内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

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之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爲一國之小君而人所事也故稱夫然非夫之也故稱人周南王者之風故關雎言后妃之德召南諸侯之風故鵲巢言夫人之德此非所辨歟大夫曰孺人者需人而有所屬謂之孺大夫能帥人而人之所屬也故其妃曰孺人凡妃皆有所屬而止大夫曰孺人者以言乎上則夫人之尊不宜以有所屬而止大夫曰孺人者以言乎下則士之卑不足以人所屬名之故也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爲事故其妃名以婦人

庶人曰妻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爲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亦各有所當而已

長樂劉氏曰后者後也德配於天子育其嗣息以爲之後也周南之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然則樂得淑女者其德也螽斯不妒忌者其行也無思犯禮者其化也躬儉憂勤者其志也故能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廣安游氏曰天子之妃名配至尊爲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夫之言扶也孺屬也婦服事其夫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曰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氏曰公侯匹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也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子名父母所爲也言子通男女

孔氏曰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註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也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於

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爲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嫌若當夫人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自夫人以下如天子之制而無嬪有所殺也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取九女論語管氏有三歸而春秋譏衛晉齊三國來媵諸侯取一國而二國媵之大夫取一家而二家媵之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又曰夫人見於天子非助祭則時事而已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於諸侯非饗則聘使通問不稱寡非謙也不稱君不足以出命也故稱寡小君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則婦人於夫要在絀聰明不與外事而已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夫人稱之宜矣

嚴陵方氏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

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爲童猶不足婢子言雖爲婢猶不
充
盧陵胡氏曰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夫人記禮者本論語爲言也易曰其君之袂
夫人稱君尚矣自稱於諸侯鄭謂饗諸侯之時此據春秋
姜氏饗齊侯爲義案此乃聖人所譏豈禮也哉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
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
也于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

侯也某名也
孔氏曰某士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十三命
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
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
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
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於外曰子亦擯者辭外
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也其
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
之老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知者玉藻
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則稱名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
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故稱名與此相當故
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諸侯大夫之異稱也曰某士某者國名也自稱曰陪臣如管仲平戎於王云陪臣敢辭是也言於外者以別天子之國與其家邑也古者大夫之家臣稱其君曰主則於外者非家邑也臣子於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大夫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此云於其國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之於天子則重臣而已故曰陪臣晉欒盈曰天子陪臣盈及管仲所云是也國君稱君所以命於下大夫稱子所以屈於上大夫於外曰子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也上大夫使則自稱下臣下大夫使則自名而其私人以爲之使則亦自名而已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擯謂稱名則其自名可知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人之使者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故也

廬陵胡氏曰老謂老成人也王朝則有國老五官之長曰天子之老是也諸侯則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及此是也

卿大夫則有家老語云趙魏老是也

嚴陵方氏曰使者自稱曰某則特名之也以其爲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若夫爲諸侯之使則亦曰寡君之老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絶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天子以天下爲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策書

君子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若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蓋曰居是位不可以無是德也故天子者必有君天下之德諸侯者必有君一國之德卿大夫必有輔世長民之德然後可以當君子之名處崇高之位無媿若一國之外政不能令德不能加則雖天子與列國無辨矣列國之君去其國而處非其國皆謂之出天子則不然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居君子之位無君子之德而唯惡是親則與小人無辨矣天下之達尊者皆敬之而不名故或稱爵或稱字貴之也非此族則名之賤之也故古之諸侯不生名之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二者春秋之書法也失國家而奔無以異於亡天也兄弟之國而滅之其惡無以異於無知之小人也故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小人待之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略至尊之過而不敢斥故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衛侯燬名是時天王居鄭衛侯不顧天王在難而滅邢故生名之諸侯出奔爲失地名之罪之然

文公十二年郤伯奔不名別有旨春秋晉滅虢滅虞齊滅紀楚滅夔是皆滅同姓皆不名則衛燬之名非因滅同姓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也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孔氏曰凡諫諷諫爲上君臣有離合之義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案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君請勿自敵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也父子天然理不可逃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大倫有二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雖然父子天合者不可解於心身有隕而恩無絕也君臣義合也與父子同其不合也則去之與

父子異也事君者無愛君之心則不忠什而不事道則不恭顯諫非愛君也三諫不聽而不去非事道也事親者愛親之心亦然三諫不聽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故號泣而隨之至於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恩無可絕之道此事親事君之所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犯而無隱者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禮故曰不顯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義有所不爲仁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不聽尚復留焉則固位矣固位者義所不爲則逃之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逃之全其身而立我義之盡也隨之將以感其心而立我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則幾諫而已於朋友則孫以出

之而已推其事親以事君推其燕閒以從事於朝廷其可剛尤激拂以揚君之過乎故孔子之立五諫以諷爲上以戇爲下荀卿之三忠以是諫非而怒之爲下以德復君而化之爲大此皆不顯諫之禮也今夫訛言之入於人也始而不信中而疑終而聽忠言之諫人也蓋亦若是而已故諫而不至於三而去則爲屑去過三而不逃則爲屑就然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馬氏曰事君不顯諫者人臣之禮也有犯而無隱者人臣之義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蓋爲臣而有欺不若有犯有犯而取辱不若不顯之爲順然則人臣之義豈必有所犯有所犯者不得已也雖然亦非大臣之道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孔子之於魯也猶不諫而去君子不以爲不義亦曰有大臣之道焉不諫而去有大臣之道則三諫不逃者可以爲非禮矣

李氏曰爲人臣之禮無顯諫而洩冶以諫死故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有罪也洩冶之罪何顯諫也三諫不聽則逃之可也書曰曹羈出奔陳曹無大夫此書曹羈賢其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石林葉氏曰始不顯諫以爲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爲義也

廬陵胡氏曰顯謂明言其惡周公諫成王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非顯諫乎然不顯諫非後世面諛腹非者比也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微子諫紂不聽而欲逃于荒野是也舜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瞽瞍亦允若是號泣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

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黃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

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慎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弒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君於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大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爲術苟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恒之人不可以作巫醫

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

凝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凝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

藍田呂氏曰儗人者必以其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孟子稱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儗之得其倫也

嚴陵方氏曰禹稷顏回時固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者爲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固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者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而已然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然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

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荅之必有法禮齒路馬有誅故年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箅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國君幼少新立而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人君十五而養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

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大夫子畢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問士之子問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庶人謂府史之屬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耕幼曰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與此不同者亦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是有田者故言典謁鄭引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　熊氏曰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

藍田呂氏曰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少長也若干者數未定之辭也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之聞也宗廟社稷言祭祀軍旅之政有可未可則長幼可知也對大夫士庶人子之年則言之文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則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夫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以國君之子言御故少儀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嚴陵方氏曰若干者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方約其數故曰若則與投壺所言同義自國君而下貴賤雖各不同莫不有爲以用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爲對焉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所制

御蓋治人之事也典謁則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者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勞逸之別也

長樂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德不足則至於才才不足則又至於力上下之勢然也叔孫穆子問庚宗婦人之姓對曰余子長庚能奉雉而從我矣然則於庶人之子對之以力亦若此也

石林葉氏曰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稷爲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爲對士則無往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爲人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亦是問

國君之年御御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孔氏曰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其多金帛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諸侯止一國故問之數地謂數土地廣狹以對之山澤所出謂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問大夫之富於其臣荅曰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士

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畜謂雞豚之屬閒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鄭註云始養曰畜將用曰牲黃氏曰問國君之富數地及山澤所出而對之問大夫之富以宰食祭器不假而對之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之問庶人之富以所畜雞豚對之夫三代聖王制禮者蓋以節百官四民之欲也上下有節是爲王道奇貨異服不鬻於市宮室車旗衣服自天子出雖諸侯之封有金銀珠玉羅紈錦綵之産盡屬天子必自上賜之非百官四民所敢私有故殷有司貨之官周有井人之職皆掌禁守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之謂也奇貨異服雖棄諸道路非其分者誰敢取之以違禮犯禁哉故民間無寇盜菽粟如水火而天下阜安及幽厲亂之上下相冒而奇貨異服自秦漢而降天之不得主而禁之庶民僭侯王戎狄起貪心皆由此三代禁物之所誘也且金銀珠玉自禹別九州漸産於世非爲衣食又無銷鑠歷數千祀烹山淘海日甚一日而益貴何哉炎漢之禮雖不及古但以一人用純金器正三品用純銀器奇貨聚於上故每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自晉魏隋唐又將千載而國家未聞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者何哉以奇貨失制而上下無分之所致也且漢列諸侯而所貢者寡略分升降奇貨已多今天下郡縣所貢者倍而不及漢者無他庶人之器得過侯王之所致也以古禮明之知貨服有禁則對富之言明矣餘義

藍田呂氏曰問尊者之年則以微辭對問尊者之富則以盡辭對蓋無所嫌也國君之富不勝言也舉其要者以對之因數地與山澤之所出也數地如百里至五十里言食

稅之多寡也山澤之所出言物產之所宜也國君有國者也故以數地山澤言之大夫有家者也故以官事衣服器皿言之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故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山陰陸氏曰數地嫌數井牧之地以對故曰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對之又以山澤所出爲魚鹽蜃蛤金石之屬非是長樂陳氏曰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蓋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天之造化謂之眞宰天子所以總百官謂之冢宰諸侯之卿亦謂之宰聘禮宰命司馬是也卿大夫之臣亦謂之宰此有宰食力是也庶人之守財者亦謂之宰爲爾宰是也有宰食力食民力也庶人食力食其力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富有四海固不必問其富其富無倫匹之可擬故於禮無問荅之可載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制上賦於下有常奉亦不必言也惟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興廢原乎天其封殖沒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既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深意寓焉

石林葉氏曰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

爲曲禮也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通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乎

廣安游氏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後世學者以爲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特以富爲福貴非福也後世不知言者類如此也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者也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數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富所謂因爵以制其祿以馭其富也後世不然有封君之富而無一級之爵有公侯之貴而或乘牛車者皆失所以制祿之說也此經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若此者各視其爵以知其祿視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祿禮不異於富古人所以家天下正一統者用此道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孔氏曰自此至告于宗子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神有廢置之事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

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昊冬曰其帝顓頊明爲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命祝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此謂祭天配以人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鄭引來方禋祀乃小雅大田之詩論成王年豐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證四方之義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偏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偏故云歲偏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

神惟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五祀見月令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河南程氏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

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秦溪杜氏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座是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靈寶之類尤爲不經且鄭註周禮記

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爲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曜靈實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知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攷諸說惟舞師帥而舞四

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宮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及五祀此所謂歲徧也天子有天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竟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山川祭五祀言有及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士不得立家故五祀之祀亦不得行然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祭其先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天子至於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唯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

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長樂劉氏曰唯爲天子者得以主天地之祀然而鄭氏謂天爲有六者非也考諸正經其所祭之時與事不同則其所以尊而稱之者不能無異耳以其能予能奪聖人大寶之位而祭之者語曰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望其氣之昊昊然而能資始乎萬物之性命而祈報之者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以其春而生其色青夏而生其色赤中央而生其色黃秋而成其色白冬而實其色黑

迎其氣以落其功而祭之者則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是也以其能雨澤應時遂成嘉穀則月令建巳之月用盛樂大雩五方上帝而以五人帝配之是也王者代天理物法天左旋乘四時巡四方至告上帝于方岳則舜典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是也非常事而祭天則無有定處故湯祭于鳴條武王祭于牧野唯誠所昭易曰二簋可用享是也是以四圭有邸以祀天祀上帝者明四時之氣同出於天五方之帝本共一神也則天一而已矣豈有六邪亦猶地之爲祇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也故天子必父天而母地夏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庫門內之西則曰大社爲羣姓祈豐年也祭之於藉田之壇則曰王社爲宗廟祈粢盛也諸侯爲民而祭者曰國社爲藉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是皆地祇也而圜丘方丘祀主之者獨天子焉此經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者禮之大制以等降爲本祭之大法以貴賤爲限等降不立則財用不給而怠惰生非所以致敬於鬼神也貴賤不分則僭逼不正而爭亂起非所以致福於己也是以制度降殺主於祭祀焉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禮尊卑者事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則曲禮天子祭天地至於士祭其先王制天子祭天地至於大夫祭五祀皆所以適其尊卑小大之宜也四方詩所謂來方禋祀周禮所謂以羽舞舞四方之祭祀以龠享祭四方百物是也山川周禮所謂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王制所謂名山大川是也諸侯方祀春

秋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山川王制所謂名山大川在其竟內是也於天子言天地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舉矣於天子諸侯言四方方祀則社稷之類舉矣言山川則林澤丘陵墳衍之類舉矣於士言祭先則天子之先王諸侯之先公大夫之先祖舉矣儀禮言士禱五祀則士祭五祀矣此不言者以大夫主於五祀士主於祭先故也祭法天子祭七祀而庶人猶立一祀與此不同者非周制也周禮大宗伯有司命而無司厲有五祀而無七祀而司命繫天神五祀繫地祇祭法則合司厲司命與五祀而七其非周制明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祭天地則知諸侯之祭社稷天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天子言祭山川於四方之下則知四方之山川也諸侯言祭山川於方祀之下則亦一方之山川而已大夫言祭五祀則不及山川可知士言祭其先則又不及於五祀可知祭天地則天下之事故於天子言之方祀則一國之事故於諸侯言之五祀則一家之事故於大夫言之祭先則一身之事故於士言之蓋德有降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金華應氏曰他書論五祀之禮自天子至士大略皆同獨祭法謂天子增至於七而大夫至於二故儒者疑焉然此篇亦謂士祭其先而不及五祀夫豈誠有限制而不得立歟以理揆之中霤戶竈以至門行不論尊卑莫不具有而其當報也亦無品節之限蓋雖凡庶人之家皆所可祭而況於士乎特以士之祿薄而力微家道既有所未成祀禮亦不能盡備姑俟夫門行之列於外者為之然門行既立

則他易舉蓋至於今典禮蕩壞而家人祀竈之禮委巷俚俗猶所不廢曾謂古之爲士者而不及此乎要之當時之士有上中下亦未可槩言由中以及乎上其力可爲則禮必備士喪禮之所禱是也在下而未及乎中其力未裕而其禮或闕祭法與曲禮之所謂庶人祭於寢者等耳亦自天子之至貴等而下制之以至於下士之至微者歟

諸家解祭天見郊特牲篇第一章

後學 成德 校訂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非其所祭而祭謂妄祭神不饗

孔氏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興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爲稷官故曰稷也

藍田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是舉其廢也躋僖公是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祀典之所秩則不可以廢廢之爲不仁祀典之所不秩則不可以舉舉之爲不智周官大宰祭祀以馭其神大祝禁督逆祀命者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夫逆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逆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無瀆禮也春秋傳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蓋以此也然莫敢舉廢者禮之常可以舉廢而舉廢之者禮之變故湯於社則不遷於稷則易農以棄凡以崇功德以歸宿於義而已後世祭祀無常典舉廢無常時故夔子不祀而滅於楚酆舒不祀而滅於晉此宜舉而不舉也秦漢之祀其小有至於陳倉其大有至於五時此不宜舉而舉也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而祀之則於禮爲諂於命爲瀆其欲徼福也難矣昔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可謂知此禮矣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不其信乎

嚴陵方氏曰可以廢而廢之可以舉而舉之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淫祀之謂歟在人則爲諂於禮則爲淫

石林葉氏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蓋甚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與義後固不可改使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柱之爲社世未有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爲之作夏社以曉天

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者謂各有名而非苟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臧僖公何以書於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

東萊呂氏曰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載於祀典非正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徼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爲可徼耳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

孔氏曰此皆上兼下下不得僭上左傳云聖王致力於神奉牲曰博碩肥腯是天子得以肥也又公羊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宮犧牲祭牲必於是取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嚴陵方氏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所不用矣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大夫但取其具而已又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亦不得用矣雖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凡祭

祀共其求牛此經所言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若濫祭亦是淫祀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

河南程氏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

已也

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又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藍田呂氏曰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

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其所以主祭祀治宗事如有國有家之重冠笄取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焉不厭祭不旅不假之類是也其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報其常事此所謂必告于宗子言告而後敢行事也　又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爲宗子而弟有子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見曾子問及小記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人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支則知宗之爲本言宗則知支之爲庶支子不祭公祭也祭必告于宗子私祭也謂祭其先也凡此所以明其宗重其本而已

八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稟魚曰脡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長聲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語辭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脚跡痕大豕肥則毛鬣剛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其鳴聲長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則可獻祭鬼神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唯牛云一頭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之一云正謂自作之論語云市脯不食言不正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稟乾也脡祭者鮮魚煮熟則脡直若餕則敗碎不直也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可斟酌也薌合者穀秫者曰黍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萁語助也明粢者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稷粟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醴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士虞禮祝辭云尸祭也

藍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不歉於心鬼神其來享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於物不敢不盡也禽獸之獻以肥腯爲美魚腊鮮薧以得宜爲美水與酒以潔清爲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韭以苗之盛爲美鹽以味之厚爲美玉以不瑕爲美幣以可制爲美察豕與羊視其鬣與毛豚或難察其鬣故直謂之肥腯也犬下牲可也以爲羹而獻則犬之肥也凡煑肉齒謂之羹特牲禮云羹飪頰考叔食舍肉曰臣有母未嘗君之羹是也八者皆以肥腯爲美也魚腊脯脩雖微而必祭庶羞雖美而不祭故脯與薧魚鮮魚三者皆謂之祭舉其盛也脯謂之尹亦謂之脩脩有所正也醴酒皆有清有糟糟未沛者也既沛爲清酒之精者也謂之酌黍稷食之正也稻粟雖美加食而已非

其正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黍稷之有馨香也黍可以爲酒敦之則粘聚而不散可搏而食之故曰薌合既香既合則黍之美者也其實與黍異又爲加食故曰薌其粱五穀之長也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明者精鑿之稱也故曰明粢草去則苗疏地美則本豐苗疏則實必美故稻曰嘉疏本豐則萌必盛故韭曰豐本

長樂陳氏曰凡祭宗廟之禮鼎俎籩豆簠簋所薦必美其名者謂聖人襲祖先之遺芳體天地之大德作爲政教以和陰陽用正性命萬物各遂其生享其豐厚不敢忘本是以祭祀之禮物美其名以昭盛德雞曰翰音者翰飛也其音飛而遠者雞必大也犬曰羹獻者犬膞則湆膏可以亢鉶以爲獻也粱曰薌其者白粱黃粱非獨米之香烈可以

元君薦神至於其梗亦有芳鄉也嘉蔬者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唯其善也量幣者制量幣帛以將其誠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

山陰陸氏曰首執非元牛曰一元迹執非武牛曰大武雞鳴皆振羽是之謂翰音詩曰六月涖雞振羽謂之雞以此兔曰明視視月而死者也合言氣菜言實其言蔬蔬言苗嚴陵方氏曰犬豕水畜也水至陰而柔故其鬣以剛為尚羊火畜也火至陽而剛故其毛以柔為尚鬣亦毛也豚非牲之正以助祭養者也豕言用豚之肥腯則羊亦用羔之肥腯可知經曰羔豚而祭翰則羽之健者也左氏傳曰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犧則宗廟之用雞必以能鳴之雄者矣

江陵項氏曰牛豕豚羊雞雉兔皆以其形聲之美者為號

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耳薤合以其實之升於量者言薤其以其捍之登於場者言嘉蔬以其苗之植於地者言明菜以其飯之盛於器者言然古本無稷曰明菜一句或與黍同號耳顆大者言其實顆細者言其穗各取其盛者言之脯曰尹祭左胸右末橫陳之也臇魚進尾右鰭左腴陳之也盧陵胡氏曰古者葱韭皆曰本漢使云百本韲五十本葱量度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異其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

也精神澌盡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

孔氏曰自此至短折不祿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生時尊卑著見可識死蔭爲野土嫌若輕褻故爲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絶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人猶有呼盡爲澌者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絶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絶之後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外事究竟於此故曰柩

藍田呂氏曰尊卑之死其名不可以無別敬之至也天子居崇高之位如山如陵故曰崩詩云山冢卒崩卒終也君子曰終者全而歸之之義也大夫君子也故曰卒不祿傷其不幸之辭也至庶人則窮矣不可有異名曰死自諸侯至於士皆其臣民之稱者若諸侯之薨計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自卑之辭也書於他國之史則曰某侯某卒內外異辭也大夫死計於同國他國之大夫士皆曰不祿計於其君及他國之君同國之大夫士皆曰死亦尊卑內外異辭也尸者未大斂柩者已大斂之稱也故喪禮未殯奠于尸已殯奠于柩書名亦曰某之柩所以別也

長樂劉氏曰如天之崩則萬物失其所覆也薨陷也如地之陷則一國失其所載也卒終也施德立義由此而終也祿所以崇道而育德而身既亡是不祿也死者澌也如冰

之消而復爲水如雲之盡而復爲氣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無窮已也人則亡矣其爲德猶存也故立等降以稱其靈

則事亡猶事存也

長樂陳氏曰書於堯舜禹湯曰殂曰落曰死曰沒而已至周乃曰崩則崩薨卒之稱周制也大夫謂之卒而春秋外諸侯亦謂之卒者略於外故也士云不祿而禮諸侯薨計於諸侯亦謂之卒者嫌於外故也夫有始則有終此性命自然之理也君子曰終與卒同義一草木之槁曰死一禽獸之斃亦曰死小人曰死則與物同類而已

盧陵胡氏曰春秋書天子諸侯大夫之死曰崩薨卒弊陟方乃死天子亦曰死

羽鳥曰降四足曰潰死寇曰兵

鄭氏曰降落也潰謂相濊汗而死異於人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潰也死寇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今云降落是死也四足牛馬之屬若一个死則餘者更相染潰而死故曰潰此鳥獸死異名也死寇曰兵謂父祖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春饗孤子是也

藍田呂氏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

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

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王維辟天王祚而臣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號此也喪禮未卒哭則以生事之既卒哭則以鬼事之則其稱皇祖考皇祖妣以至曰妣曰嬪皆卒哭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考成也成爲神也

小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曰卒曰不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孔氏曰父母妻生時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時無別稱也考妣嬪謂非祭時所稱也前言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通而言之亦通也

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詩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並非生死異稱矣

橫渠張氏曰妣者此也所以配先考之德自非生者之稱故可以無嫌生日自不言妣妻死曰嬪夫死曰辟然於古不見有此稱若考則武王稱文考若嬪者嬪于虞又九嬪是婦人之美稱然此等之稱亦不特施之於祭祀而已

長樂陳氏曰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則亦生謂之嬪也生曰父曰母曰妻親之也死曰考曰妣曰嬪敬之也生則主親死則主敬生而敬之以考妣嬪之

稱亦不害其爲親之大也

藍田呂氏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嚴陵方氏曰壽言數之有所延考言德之有所成蚤死謂之短中絶謂之折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讀爲妥視謂視上於袷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凡視敖則仰憂則低傾或爲側辟頭旁視心不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袷

謂朝祭服之曲領臣視天子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諸侯也臣視君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袷上也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之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過高則敖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視過下則似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其容俯卑俯替也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庾氏曰國君綏視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橫渠張氏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學者當先去其容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

者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先貴乎別也不當別而別則文勝質文勝質則史當別而不別則質勝文質勝文則野故尊卑無等親疏長幼無差視聽言動不中於節雖心在於敬而直情徑行野人戎狄之道君子不爲也此視人之法自天子至於士所以異也執器有上衡平衡蓋奉者主於當心故以當心爲衡視者主於視面故以視面爲衡執器以高爲敬故卑者彌下視以下爲敬故尊者彌下義各有所當也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袍卒視面無改此衡視也大人即大夫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事親主愛察其色不純以敬故異於君也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於胷中矣此君子之所以

謹也

長樂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固有弗正然於視瞻苟無等降在禮爲愆矣故視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不同焉

山陰陸氏曰不敢言視天子恭也上國君上大夫放此綏視以所視綏之遠近爲節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爲節綏視遊目遠於衿矣衡視遊目又遠於綏矣直言士視五步耳與上相備也然則天子國君大夫遊目亦不過此

廬陵胡氏曰或云衿當腋縫或云當臂之處深衣云衿之高下可以運肘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爲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

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以禮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

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為也言猶議也

藍田呂氏曰先時豫慮思不出其位皆所以虔君命也肆謂討論脩飾潤色之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長樂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也則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府言考寶藏賄緝版圖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兵甲以待徵貨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兵甲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謨謀政要也經曰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敦慮而從之

長樂陳氏曰官者聽治之所在府庫者財器之所藏朝者政事之所出周禮大府泉府玉府之屬皆言府特太府曰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以藏其文書財物則謂之府以其貯車械則謂之庫故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此府與庫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言君使大夫訓習士也故其下文云在官言官在庫言庫即非君命大夫不與士習士亦不得從大夫習焉

盧陵胡氏曰春秋傳曰臣以為肆業及之是也君凡命大夫士肆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不相瀆亂官公家府凡府庫武庫朝朝廷講義曰君逸而臣勞故凡有事君則命之而已大夫與士

則講習而爲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言犬馬非公議也輟猶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謂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孔氏曰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不宜私褻議及犬馬異事非常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此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若無異事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也

藍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不在君也輟朝而他顧亦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姦也

講義曰朝言不及犬馬之末謂無補於政者若夫脩車馬之類則無嫌於朝言也

山陰陸氏曰嚴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退朝猶如此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也若前言戲之耳施於朝廷則不可

嚴陵方氏曰朝者人臣奉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所謂在朝則朝廷之朝也所謂輟朝特朝見之朝耳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輟而顧乎

廬陵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衛太子蒯聵朝夫人太子三顧之類又陳成子驟顧諸朝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於天下也遂

成周禮以轉成王用綏萬方以致刑錯者亦禮而已矣曰樂曰政曰刑焉者所以輔成六典莫非禮以爲歸是以周公之治於朝廷者止用六典也故曰在朝所言莫非禮也在朝所問莫非禮也在朝所對亦莫非以禮也

四明沈氏曰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孔氏曰此大饗謂歲功總畢總祭五帝配以文武其神非一若一一問卜牲日恐吉凶不同總一卜而已禮數有常

不得豐饒使之過禮若祫之大饗則尚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也然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爲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也

藍田呂氏曰大饗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也因天地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蒻藉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記云饗帝于郊又曰聖人爲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冬夏之日至爲大故曰大饗若他饗則問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及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是也鄭氏謂大饗者祀五帝於明堂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而卜故曰莫適卜也然季秋大饗既無素定之日如冬夏至之比又不問卜必以人謀而用之是以私褻

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取矣郊血大饗腥或爲
季秋大饗可也然不可一例求之蓋禮記之文本非一書
雜收而得之言各有所當也
長樂陳氏曰饗之禮有小大春秋之饗孤諸侯之饗聘卿
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
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其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
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
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即則宗廟所用則祭器
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裸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
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
祭祀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
矣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
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春

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
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
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
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富可知
然則饗之爲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
饗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饗之備物至於昌歜形
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
偏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
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
牲言大饗腥所謂偏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
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

特牲又言大饗尚服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所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而已蓋先王之於祭祀無所不用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矣若夫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問卜謂若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石林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不問者恐瀆神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唯用告神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騖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見而已纓馬繁纓婦人無外事棋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

孔氏曰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註鬯人亦然也諸侯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不言辟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

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死羔鴈生執雜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摯悉用束脩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謂童子也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在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宜依舊禮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也舉一隅耳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棋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蚤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蚤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

以棗栗爲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也知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摯棗栗棗脩以告虔是榛爲虔義又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榛棋所用無文

藍田呂氏曰古者以禽爲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者見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者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爲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臣而爲之等也天子唯告於鬼神用幣以爲摯詩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虞書輯五瑞此諸侯之摯獨云用圭者言其略也圭璧既受必反之貴德而賤貨也書云須瑞于羣后

是也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鶩雖皆可膳之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可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士執雉者耿介不回以死服事者也

長樂陳氏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棗栗腶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于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于士無還贄終辭贄君于其臣則受之于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于嘗為

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受於堂大夫士於君堦於舅則奠贄士嘗臣於大夫亦奠贄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以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命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贄　又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摯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瓚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瑞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上大夫

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先儒謂飾以繢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諸侯之卿大夫也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腊臘同意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鶩然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贄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裘屨不絢服不緇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於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君子之爲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爲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饋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　禮書

山陰陸氏曰詩曰決拾既依決以鉤弦拾以遂之

石林葉氏曰玉有辟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辟則圓而象天體子男亦君人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辟侯則德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辟公

者以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鴈則物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飾之以繢布布言其道有以被人而繢言居位之有文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也束脩以見師長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則無所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爲之簡委之而退辟與成人爲禮也不爲之簡禮以趨時爲大也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摯以棋榛脯脩棗栗棋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脩取其治己齊家以治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講義曰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唯以章物故男摯有等差唯以告虔故婦人之贄則一而已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鄭氏曰納女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

孔氏曰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生廣子姓故云百姓也致女於諸侯爲辭轉卑詩云唯酒食是議是也埽灑不敢同諸侯彌賤士卑故也

藍田呂氏曰納女氏昏辭也不敢以伉儷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義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嬴姒姞之類似皆因其母之號以賜之姓亦以子謂之子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其族貴盛堯典所謂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皆所以廣繼嗣此納女於天子所以謂之備百姓也周官酒人漿人之屬有女酒

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女於高祖曰臣有息女願
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
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國君
故曰備酒漿埽灑者有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故
曰備埽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耳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
備其乏也
馬氏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爲重
備酒漿者以祭祀爲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爲重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
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而
已若殷其雷能勸其夫以義汝墳能勉其君子以正被文
王之化加於人一等矣
長樂陳氏曰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
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逆女于楚而遠
啓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
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
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於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盧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辭故其辭云
云竊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
不親迎之禮

禮記集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戚德　校訂

檀弓上第三

孔氏曰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此篇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故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鄭氏曰公儀魯之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仲子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檀弓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

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伯子爲親者隱耳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

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仲子喪亡檀弓與之爲友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也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故也何居猶言是何道理乎前聞言我未聞古昔有此事也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案賓位之位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

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俟于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蓋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也初於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爲隱諱言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也

唐陸氏曰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長樂陳氏曰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禮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掖以大牢庶

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作階庶子於房外死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苕紀公黜大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毋毋趨禍良可悼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免之爲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耳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檀弓爲之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耳

馬氏曰古者朋友之喪若兄弟而無服其弔哭則麻絰可也蓋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絰非皆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諫救人失其婉有如此者矧在言語

之際乎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以問伯夷叔齊而知之此其所以在言語之科歟居讀如字亦語辭也詩曰日居月諸伯子之言非隱也是其心所謂然也

盧陵胡氏曰武王之立以功非當立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無犯謂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致謂戚容稱其服此以恩爲制也有犯無隱謂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曾叔向言之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爲制也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此以恩義之間爲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親及君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凡言左右據僕從之臣立有左右此左右言扶持之謂但是子或左或右奉持之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鄭云無常人也服勤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也方喪謂比方父喪也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

長樂陳氏曰於親則致喪以其恩厚而服重也於君則方喪以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於師則心喪以其如喪父而無服也先王制禮稱事以爲情稱情以爲文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喪必三年而後可以爲之報然則君者所以覆我師者所以成我是亦恩與親等矣其可以不三年乎蓋親之所以育我仁也必報之以仁自有隱至於致喪皆所謂仁也君之所以覆我義也必報之以義

義自有犯至於方喪皆所謂義也師之所以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則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蓋先王之變禮歟古者立學校以教民一道德以同俗方是時也教出於君恩歸於上夫又孰爲喪師之禮哉季世而下家則有學人則有師此喪師之禮所以起也

嚴陵方氏曰就養者就而養之且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而不釋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致喪者言盡其所至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天下之通喪以爲報之不如是不足以盡其所至焉非親也孰爲之生非君也孰爲之治非師也孰爲之教君親之與師亦相須而後成吾之身

者也所命之名雖異所致之功則同吾之所以報之者宜如何哉亦惟其稱而已故其喪之也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至於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謂是矣其序先親而後君者內外之分也先君而後師者貴賤之等也

馬氏曰孝子之事親以恩爲主父母有過不忍使之得鄉黨州閭之罪故有隱所以爲仁人臣事君則不然上無所阿下無所比君有失道蓋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則公卿大夫同心協議救其惡可也故不必有隱所以爲義然由怨懟以訕上者仁人不爲此孔子去魯欲以微罪行者亦依於仁而已矣唯諫爭則君臣之間許有犯焉而不必有隱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欲使守忠勵節之人得以直其道而已父子之道以犯而離則不可去以犯而夷則

不可死故怡聲下氣以幾諫至於不義則子爭於父猶臣爭於君也而豈無犯乎故有隱無犯者事親之二及其變也以義終之則不能無犯有犯無隱者事君之義及其變也以仁終之則不能無隱若夫師者所受教而非教之者也故無犯則不全君臣之義親其賢愛其道有故而合非天性者也故無隱則不全父子之仁惟其三者不同道是故有事服勤雖皆至死然其致喪之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者父母而已而君之喪則資於父以制之者也其敬同其愛則異故衰麻飲食方於父而其哀不及焉致喪則盡其情方喪則備其禮古之人服父母之喪自上世以來未有改三年者蓋其情不可變也至於爲君之喪以義之故後世之爲君服以日易月以月易年而遂除之者止言其服不責以情則其禮亦可從時王之制也若夫爲師則心喪而已雖有哀戚之情而不爲齊斬之服何者學校有師皆出於先王命教之所使而學之者亦無常師教出於一則不可歸德於師師無常則不能皆爲三年之喪然則孔子之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者蓋上世以來未嘗有也則亦以心致其哀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隱謂恐傷親意情有不盡所謂幾諫是也雖號泣而隨之蓋亦如此左右就養其親豈特扶持之而已事君有犯而無隱君臣尚義雖盡情以諫可也若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豈事君之道哉豈事師之道哉蓋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也故或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事師無犯無隱蓋言雖盡情猶微而婉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季路之事耳

廬陵胡氏曰方猶所也不擇地而安之致喪三年致謂哀

到無隱謂匿情就養有方有常職
臨川王氏曰君之喪重於師者既教之又養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犯無隱勿欺也而犯之寧犯則可不可欺
也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
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
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概服之故聖人
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
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
年而後歸也如言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也或曰弔
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河南程氏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
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
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

豈可一槩制服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
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
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夷人家墓
以爲寢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孔氏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
過之事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
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
之以爲寢是文飾其過也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
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
路寢之臺逢於阿盈成適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
同也聽之葬是許其大哭是細也

橫渠張氏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必是殯故取其柩以歸合葬也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

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

馬氏曰聖人盡人道以送死者故夫婦合葬所以從生者之志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蓋其生則雖有禮以限內外之別而其死未嘗不同所歸是故葬則同穴附則同壙祭則同几體魄既降魂氣在上而先王設爲喪祭之禮必有以聚其散附其離而同之者所以合鬼神而立至教也

山陰陸氏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

廬陵胡氏曰鄭云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譏其妻人之墓顧爲是瑣瑣耳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自子思始記禮所由廢非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出妻之子爲父後則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子思既在則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今

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道猶禮也子思言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禮當減殺不爲著服也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安能

橫渠張氏曰孔子之母雖不正然非遭出當其死也安得不以母服服之當時正是死不在孔氏之家遂疑以爲出子思於此又難以劇論故但言先君子無所失道謂無不中禮也此語最好子思不使白也喪出母必是子思止有一子故不使喪出母適長則不爲出母服也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非謂孔氏世世有出母特於子思見此事耳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亦就其出母以定汙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而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爲不敢處權唯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孔子所爲皆義也但子思未識聖人之意所以不敢學也道即義也隆高也汙下也義高則禮亦高義下則禮亦下

長樂陳氏曰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爲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爲子也妻不可謂之不爲父也妻以其不爲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喪之者恩也期年者義也義資恩以爲用恩資義以爲斷此喪出母之禮也儀禮曰出妻之子爲母期故伯魚

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之爲甚是哭於期年之内則可哭於期年之外則甚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失道者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故喪出母道汙則從而汙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不爲伋也母鳴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不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而以不能自詘此所以不爲君子取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没而爲後則不爲之服此從道之汙也君子之於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而已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爲知禮之道哉

馬氏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絕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蓋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其可乎

石林葉氏曰汙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汙故父没而爲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汙而不爲服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異父禮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不同居則不服自其母推之也此亦服者其隆而不服者其汙也異父既服期則其昆弟視異父以爲差而服大功子游之言是矣而子夏不及知乃自以未之前聞而從魯人齊衰以荅狄儀之問所以記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出母之無服非所汙而汙異父昆弟之齊衰非

所隆而隆君子是以謹之近世士大夫多疑於出母與異父之喪服不服率自其意而莫能一殆未嘗學禮之過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鄭氏曰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己頎然而順序也頎惻隱之至也鄭知殷周喪拜之異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皆先殷而後周也

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矣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 禮書

馬氏曰記曰三年之喪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蓋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遂及之言雖拜起之末猶欲不失其序非知制作之情者孰能盡於此此動容周旋中禮所謂盛德之至也鄭氏以此爲殷周拜而於經無所見豈其然乎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墓謂兆域

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聚土
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
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
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也門人以
孔子不聞三言之脩猶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天子之墓一丈諸侯
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
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父叔
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
鄭註士制謂天子之士也法然流涕自傷脩墓違古致令
今崩重脩也 庾氏曰防守其墓備擬其崩
馬氏曰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而不必於命數則
封之崇四尺者庸知非大夫之制歟

橫渠張氏曰防墓崩門人後至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
有門人或是時聖人固有門人矣
廬陵胡氏曰作墓時當爲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左古人達於
死生之變非若後世滯於形魄故曰葬者藏也爲使人弗
見而已苟爲弗見則去之矣中古之世如此及夫後世不
明死生之故而滯於體魄送死墳墓之事始加詳矣其加
詳有二焉厚葬一也墓祭二也古人以爲死者魂氣歸於
天形魄歸於地於人之始死而爲之重旣葬而爲之主召
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體魄則無所事焉故旣葬則去之爲
此也及夫後世始封爲墳夫旣已爲之墳則孝子仁人之
見之固亦有所不忍此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所不能
已也孔子之葬其親自以爲不常居鄉恐去而還不知葬

所因而識之以此觀之孔子之志本以封之爲當然也及夫既葬還脩虞祭門人之從孔子者以其墓崩脩之而後至孔子有所動心乎此孔子不應門人三言之孔子泫然出涕以爲古不脩治其墓焉既葬則去去則不復脩蓋孔子欲盡從今世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去其心亦有所不安於此故泫然流涕而言之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孔子以爲知禮此則古者聖達之本懷然世變之異而人心不同則雖君子之心有不安於此故難言之耳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故非若後世之不學者闇然而不知也宋人始厚葬其君君子非之漢明帝始墓祭其親蔡邕與之夫厚葬無益於死有害於人宜爲君子之所非若夫蔡邕之見則亦爲其心有所不忍雖君子有所不能已此則孔子封墓崇四尺而又言古不脩墓泫然流涕之意後之學者可以考焉

廣漢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然考之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之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於中庭故鄭云與哭師同子路結纓而死見哀公十五年左

傳

臨川王氏曰孔子乃哭子路與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正命也子路之死非正命也孔子哭顏淵哭其正命之短哭子路哭其非正命之終蓋顏淵全於人而未全於聖子路全於義而未全於人全於人而未全於聖則其死者天也全於義而未全於人則其死者人也孔子哭之則同其所以哭之則異蓋死者非難處死者難死有甚於生君子死而不生生有甚於死君子生而不死可死而死君子輕之如鴻毛可生而死君子重之如泰山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之雖傷勇而不失其爲義不死雖傷怯而亦可以爲仁是以召忽於子糾則死之管仲則不死孔子不非召忽而多管仲者以召忽不失爲義而管仲可以爲仁也子路於衛君之事可謂不失爲義而已孔子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天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廣安游氏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出奔靈公死無所立立蒯聵子輒是爲出公出公既立蒯聵欲歸迫孔悝強盟之劫以登臺而出公出奔子路聞變而死之孔子於蒯聵之書嘗曰世子某言其不當廢而廢也於出公書輒者言其不當立而立也於伯夷叔齊之事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亦所以惡輒也雖然出公雖大惡而子路學於孔子之門有古義焉子路之失失於執古義而不知變也子路委贄於出公而死之此得君臣之義耳然知君臣而不知父子以亂大倫仲尼之徒不至是也琴張閭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夫宗魯死於宗孟與子路死於出公一也宗孟死孔子以爲不足弔子路死孔子哭之如此其哀其去就之分可知也孔子之與伯夷叔齊爲出公言也哭子路之死爲子路言也若此者君子可以見矣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

孔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

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氏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謂死日不用舉吉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也三日殯三月葬據大夫士禮也棺中物少三日可辦棺外物多三月可就悉用誠信各一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親喪以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唯忌日不爲樂事恐其常毀也

唐陸氏曰王以極字絕句云作忘向下讀

馬氏曰君子之事親無所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備物而不可用者亦可以爲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明器之用仁知之道誠信之至者也知此則可以無悔也

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經曰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三年以爲隆故三年之喪所以爲喪之極也亡則弗之忘矣者死者之形雖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也忌日不樂蓋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喪三年以爲中爾若其亡則未之或忘

廬陵胡氏曰終身之憂永慕也內則云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忌日不樂有戚容忌舉吉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曰孔子之父聊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孔子既少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殯母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問己因得詢知父墓所在外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

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輴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輴故知非葬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而問之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鄭註野合謂不備於禮也如論語所謂野人及野哉由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故不告也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鄹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橫渠張氏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周密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殯之周慎故曰其慎也蓋殯也其慎也屬下讀之則意明據舊說孔子喪母時十七歲何故不知墓或是孔子養於母氏母不告之也家語是其家所傳難於直說據傳記直謂野合謂不備禮也合葬附葬也叔梁紇自有正妻亦不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左氏傳所謂詛諸五父之衢是矣衢則四達之道也

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而喪葬之制蓋從於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山陰陸氏曰慎讀如字慎誠也蓋曰其誠也蓋殯也詩曰子慎無辱

廬陵胡氏曰問於聃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鄹蓋在五父衢也此一經疑在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之前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鄭氏曰相謂以音聲相勸不相不歌皆所以助哀也不緌去飾

盧陵胡氏曰趙良謂商君曰五羖大夫死春者不相古謳謠之名多曰相詳見曲禮春不相解緌冠纓所謂蟬有緌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殷人上梓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周人葬長殤以下不同略未成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不用也堲周謂堲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殷人上梓考工記文鄭引之以證槨也案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易以棺槨周人又於槨旁置柳置翣扇凡此是後王之制漸加文也白虎通云夏以揖遜爲君故稱后殷周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馬氏曰有虞氏瓦棺而至夏后氏迺以堲周周之有槨之象商人以瓦棺堲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親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之所以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

待而後備故周人則緣商人之棺槨飾之以牆置翣棺槨以比化牆置翣以爲觀美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惡於死而已當周衰禮義散亡而人不知棺槨之度故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而後以爲出夫子之制孟子敦匠而充虞以爲美不知自周公以來蓋已有禮也惟其葬殤有異於成人之禮故瓦棺堲周與夫棺槨皆以少長制之而不爲貴賤之等何者天下無生而貴雖君卿大夫之子猶士也尚何有貴賤之別乎長則其形強少則其形弱形強則其化難形弱則其化易古之人葬殤其棺槨必視長少者蓋以此而已

唐陸氏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嚴陵方氏曰槨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帷柩而周圍如牆翣以飾柩而翼蔽如羽蓋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謂喪事昏時亦黑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牲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之月爲正物芽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騂馬白腹騂赤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春秋緯元命包云夏以十三月爲正以寅

爲朝殷以十二月爲正以雞鳴爲朝周以十一月爲正以夜半爲朝三正記云子月爲正以陽始生物得陽氣稍變動故爲天統丑月物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寅月物出於地當須人功故爲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朝之始天地人所繼不同故正朝不相襲也萌是芽之細故鄭註建子曰萌建丑曰芽

臨川王氏曰此似見詩有駟驖彭彭遂有乘驖乘翰之別馬以共戎事若皆以一物則可以給戎者鮮矣或者止以此物供貴者則理有可通也

長樂陳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甘命之所受與天爲一則其好惡取舍不與天違聖人因民以觀天因天以立事故於民心之所安者因之而不強去民心之所厭者革之而不強行此三代所以改正朝也蓋正者政之所繫朔者月之所始夏正以建寅殷正以建丑周正以建子以天言之則陽生於子而萬物資始建子之月爲得正以地言之則陽舍於丑而萬物資生建丑之月爲得正以人言之則陽出於寅而人順以動建寅之月爲得正三代之正朔雖不同至於頒政令授民事莫不以夏正爲正故周官凡觀象讀法均食施事皆繫之正歲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禮稱季夏六月祀周公凡此皆夏正也孔子於春秋用時王之正其論爲邦則曰行夏之時者夏之時據人之所見而人之所見者質也孔子乘殷之木輅服周之純冕皆以其質而已此所以救文弊也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義曰夏后氏祭

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是以子路之與祭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爲知禮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祭以朝之質明斂亦如之故曰大事斂用日出

嚴陵方氏曰滕文公之居喪也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爲大事可知喪事凶禮也戎事軍禮也祀事吉禮也五禮爲大事可知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事之不及於賓嘉者以非大事故也

金華應氏曰夏后治水而水德王故其色尚黑殷人征伐而以金德王故其色尚白周木德也而色尚赤亦豈非取木之所生而用火之色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上繆縑也繆讀如綢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也幕或爲帟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異之事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是爲母斬是爲父厚曰饘希曰粥父母之喪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曰自天子達也覆殯椁之幕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

馬氏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三年之喪則至矣故其哀發於聲音則爲哭泣發於衣服則爲齊斬發於飲食則爲饘粥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乃其所以自致者由庶人達於天子無所加損焉則哀素之極喪禮之

至者也至於幕縗之飾末而已矣而得以隆殺焉此魯衛
所以有縗布之辨也鄭氏以縗幕爲魯僭天子之禮亦安
知非其得用而曾子言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小斂殯葬所以爲死者之禮故自天子
至於庶人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
達於庶人一也由前所以立禮由後所以立仁齊斬所以
稱情而爲之也故曰齊斬之情
盱江李氏曰夫布幕諸侯禮也縗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
故舉諸侯以示之焉杞宋者各自爲一王之後且其祖天
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嚴陵方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
禮故用縗幕之文

山陰陸氏曰縗讀如字以縗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爾
雅纁帛縗曾子言此著魯異於諸侯者若此類耳其情自
天子達
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
幕則天子以綃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
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此二者喪禮盡
矣且禮文之制曾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
可知晉文公請隧於王隧天子葬禮文公於葬獨請隧則
其他亦從是而可知也天下之禮以類而爲之者也苟於
其類而或開之則其他皆將以類而失之此襄王所以不
許文公也是故以隧而葬則葬禮視隧而相從者皆可知
也以幕而殯則殯禮視幕而相從者皆可知也此曾申所
以獨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見譖之意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必誅重耳曰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謝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皐落氏反後懼而稱疾焉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左傳又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註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毒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也左傳又云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

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君無復歡樂此云是我傷公之心是也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死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申生但能恭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爲順以孰爲敬幾而不入則至於孰孰而將至於見殺則亦有義以逃之是雖於親有所不從而於義無所不順於親或不我愛而於鄉閭無所得罪此古之所謂孝子也彼不善事親者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於己可以言而不言於事可以諫而不諫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隕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將以悅親而反辱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閟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弒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孝而以之爲恭猶詩不以伋壽爲不孝而以之爲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馬氏曰昔幽王惑於褒姒而逐太子宜臼奔于申太子之傅作小弁以刺之然君子不責宜臼以出奔之罪而謂小弁有孝子之道申生之事蓋與宜臼無以異也而申生失

之特不知止於先王之禮義而已若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雖有殺身以成仁之志而其死之亦非義也然國人以其相爲於禍難之中亦自作詩以思之而申生愛君父恤國難猶有善於彼雖非孝也而謂之恭則宜矣

盧陵胡氏曰案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

禮記集說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鄭氏曰子路笑其爲樂速夫子謂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言汝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後月即善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識彈琴而識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

遠氣在內而近也

嚴陵方氏曰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以祥爲吉之先見大祥宜吉而謂之祥則以有禫故也觀此則祥雖非凶亦未可以爲吉矣朝祥而莫歌豈不爲太速者乎子路之笑魯人固亦宜矣孔子乃以爲責人終無已者以其兼人故退之也

長樂陳氏曰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爲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此孔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祥之日鼓素琴不爲非而歌則爲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橫渠張氏曰又多乎哉所去無幾言不多也踰月則盡善

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末之猶微哉公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他日戰莫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圍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有誄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爲謚失禮之事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師於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

政道僕掌貳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
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有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知二
人俱死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
即明俱死也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股裏
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鄭知周以士爵者案掌客
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凡介
行人皆士也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註大行人云命
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鄭知猶無謚者以
此言誄自此始故也知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古
者生無爵死無謚冠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又記於
士冠之下故知大夫以上爲爵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
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
而加之未成德之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非義與智則貽
害於一時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小亂法
此始也然則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未卜而不未縣記稱
縣死而不言卜死何邪莊公之未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
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
也春秋書云敗宋師于乘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人者蓋乘丘則敗在宋人不在莊公於記
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之罪故詳
其終記人記其誄之罪故述其始而已
馬氏曰古者士則生無爵至周衰以士爲五等之爵而其
死則無謚蓋忠信以事其上者可以爵爲士然非大夫則
無成德之行未可以誄爲謚誄者言謚之文謚者定善惡

之名魯莊公之誄縣賁父自知違先王之制猶不敢諡其意如廢輔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然則烏知其不爲諡曰莊公之誄其流至於哀公之世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者非善惡之名亦字之以著其美而已然記者又曰死而諡今也者是又末世相傳之失也

盧陵胡氏曰佐車授綏授公綏復來春秋經魯莊十年書公敗宋師于乘丘非自敗也此云敗績記禮者妄當以經爲正

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案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皖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僞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不如彼謂童子也以德謂成己之德以姑息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舉扶而易之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華而皖者凡

畫五色必有光華爾雅釋器黃謂之第睆謂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也詩傳云睆睆好貌鄭云睆字或爲刮者謂一本睆字作刮字也吾何求哉曾子謂吾今更何求爲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愼終如始也

河南程氏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橫渠張氏曰簀必簟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睆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長樂陳氏曰傳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祿則是未嘗爲大夫矣未嘗爲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宜曾子之所不爲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故也是雖恩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簀其養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而其行至於易簀子路之死不忘結纓成子高之死不忘擇葬是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武子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薨於小寢文公薨於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

山陰陸氏曰言細不言小者與小人微異其所見不巨耳
王文公曰姑息者且止之詞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聖
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
於垂死之際
廬陵胡氏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朝聞道夕
死可矣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
事矣故曰斯已矣
廣安游氏曰曾子之於始終雖一簀之不正不以疾亟而
不易此聖門學道治心養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
既至則臨死生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此學之失而近
之者釋氏有焉故自唐以來聰明睿知之士無有不溺於
學佛者蓋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誦讀言語爲事
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得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

君子苟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人知向方
矣苟惟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斯人失其性
而死耳
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
死生若一致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爲終是後學鑒照準程
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
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孔氏曰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容節也事盡理屈
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
無所復去也既殯心形稍緩矣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
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既葬又漸緩矣皇皇猶栖栖也葬

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人不至也練則轉緩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嚴陵方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馬氏曰親始死惻怛痛疾傷腎焦肺而其志懣氣盛袒踊無數故曰充充如有窮在牀爲尸在棺爲柩而人子之心猶望其反及既殯也尸柩不可見魂氣不可復而欲冀其聲容之髣髴又不可得則忽焉失之矣故曰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殯則在宮葬則在野宮則猶近而雖不可復生然且有所據依求索之及葬於野則遠矣而魂氣無所依爲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不可復見也已矣於是爲甚有虞以尸敎而祭於室中以迎之祔以安之然猶不知鬼神之格歟故曰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孔氏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左傳云我師敗績故知邾勝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也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

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士妻弔服無文故鄭云疑衰與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則知士妻亦疑衰也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嚴陵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升陘之野戰已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鮐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且禮者行乎其所可行者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也惟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兵力所至至於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者也故古者雖身膏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寃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復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髽而不以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陘臺鮐二者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嗚呼自先王之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際殺人至以數十萬計天下塗炭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誠可歎也大率先王之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造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上下小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夫軍旅死生之際苟可以自利而害人

者豈復恤哉故古人殺有所止與後世異蓋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矢弔以髽則知兵禍之甚烈記禮者記其失禮之甚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妻之姑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期之髮稍輕自有常法毋得高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以用榛木爲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案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也

嚴陵方氏曰總則束髮之布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

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也

長樂陳氏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而已樂書

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有子不及其爲失一也唯夫子山陰陸氏曰孟獻子過而有子不及其爲失一也唯夫子爲能適中焉鄭氏謂琴以手笙歌以氣固自有次第也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絲屢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

不及人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克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十日而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故孔子五日而彈琴徙月樂

嚴陵方氏曰祥之日鼓素琴故

故孔子十日而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孔子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既祥素紕當用素爲纓乃禫後之服故譏之案士冠禮冬夏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鄭註屨人曰絇屨頭飾也
嚴陵方氏曰以絲爲屨之絇以組爲冠之纓則服之吉者既祥固失之於早矣然則既祥之屨如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之後已既祥之纓如之何亦曰徹絇而已既祥之纓如之何亦曰用素而已有子爲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抑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
厭謂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橫死不合弔哭之事
王氏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罹不幸何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王肅聖證論見通典）
橫渠張氏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也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畏畏懼而死者也三者皆不得其死故君子傷之之甚但知憫死者而已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
長樂陳氏曰傷主於死者弔主於生者傷則傷其所終弔

則弔其所失苟死者不足謂之終則生者不足謂之失此所以不足弔也蓋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是以戰死而葬者不以翼失伍而死者不入兆域凡此非勇者也垂堂之坐巖牆之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凡此非智者也君子之所不弔者不特此而已宗魯賊於孟縶及其死也琴張不敢弔季子專政於魯及其死也曾晳倚門而歌君子之行無他要在生不爲人之所不敬死不爲人之所不弔而已

嚴陵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

廬陵胡氏曰畏謂畏避不能死難而終不免於死者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洞棺三寸不入兆域死而不弔倚門而歌此類是也死有所憾若衣冠坐諸嘉石著之丹書此類是也

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恥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爲道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有謂直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之所不安也

了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于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

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廣安游氏曰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與此同意天下之禮苟循乎情之所及而爲之則將不知其所止夫人有賢者有不肖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苟循其過而爲之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而爲之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爲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嚴陵方氏曰行道之人與孟子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同義先王制禮於可除而必除之行道之人於可除而弗忍焉必除之者公義也弗忍焉者私情也

吳氏幸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

盧陵胡氏曰行道謂道路之人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其反葬似禮樂之義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死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故皆自齊反歸周而葬之先王之制禮樂若舜能紹堯即名失韶禹治水廣大中國則名大夏王業由質而興則禮尚質由文而興則禮尚文禮之與樂皆是重本反葬於

周亦是重本之意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狠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心也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彰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僞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稍正丘首況仁人孝子乎

嚴陵方氏曰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諸侯左右各以其族故太公雖封於營丘而五世之子孫皆得反葬於周以從其祖焉若是則不背其所生之本而得禮樂之道矣雖然豈特人有是心哉而物亦有是性焉既言禮樂而又言仁者禮樂以仁爲本故也

廬陵胡氏曰禮樂皆以報本爲重舜琴思父母之長養是樂其所自生桑畢祀妣以洽百禮不忘本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

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期而猶哭則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橫渠張氏曰爲母期而猶哭孔子怪鯉何也禮期至練必別有服服練則不哭時伯魚不除且哭故夫子怪之伯魚既聞之遂除其服而不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陟方乃死蒼梧

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古者不合葬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從猶就也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傳聞如此未之審悉祔葬言將後喪合前喪也

廬陵胡氏曰書云舜陟方乃死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案地之勢東南下如謂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葬蒼梧皆不可信考經傳舜但二妃蓋堯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二女果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爲二妃而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王逸解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二妃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謂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韓子曰璞與逸俱失也夫娥皇爲舜正妃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則知舜無三妃也明矣況后妃四星其一明者正妃餘三小者次妃帝嚳象之立四妃堯因而不改則古亦無三妃之禮鄭氏乃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若然曷不見於書傳鄭解湘君又何不云

三妃而云二妃耶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案上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然反席之前足可有言記文不備耳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鄭云矯之也士喪禮死于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垼于西牆下新盆盤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

臨川王氏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矯之以謙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許其口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誦可也

有或人之言也

橫渠張氏曰大功廢業謂廢所治業也讀喪禮讀祭禮祭禮喪禮雖是讀書然且用之即是實事也大功喪禮簡故廢其業而已業所誦書也如連山歸藏周易詩書皆古之所業也

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其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不戒也禮不曰衰期廢業而曰大功廢

業其意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爲業春秋時魯宴寧武子賦湛露及彤弓寧武子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頌爲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爲哀也或曰徒可口誦其詩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卒爲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庶幸也幾冀也言吾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冀爲君子乎汝但執喪禮以助我志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長樂黃氏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爲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沒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爲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今註家以爲欲使執喪成

已志疏家又以爲但身終功名尚存幾本訓近又訓爲冀皆不可曉學術不明其弊至此不可不辨

長樂陳氏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爲小人之死者蓋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孰謂欲使執喪成已志哉書於舜言死春秋於無道之大夫皆曰卒者蓋以君子對小人則小人爲死通而言之雖君子謂之死可也

馬氏曰君子言終言以德業也小人曰死蓋形斃而化則無所傳矣子張病召申祥語以此者欲其脩身謹行以顯揚於己也

廬陵胡氏曰終謂以禮終始

廣安游氏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已而無愧怍其死也貴乎得其正得其正謂死於牖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苟行已無愧怍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苟得其死在君子爲得其終在小人爲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學者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之道觀曾子子張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始死未容改異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嚴陵方氏曰閣與大夫七十而有閣同以閣食物人之始

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如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氏曰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爲位以親疏敘列哭也稱子思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爲位時有不爲位者曾子非之以爲委巷之禮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以證之子思孔子之孫其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爲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鄭註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娣婦娣婦謂據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左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娣穆姜魯宣公之夫人聲伯之母乃宣公弟叔肸妻是弟妻爲娣也又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娣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娣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娣皆不繫夫年之長幼也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

橫渠張氏曰小功情疏則容爲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爲位哀甚也

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

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爲之位焉迫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爲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猶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則知小功不爲位尤爲非矣

馬氏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爲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爲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爲娣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兄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可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爲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山陰陸氏曰婦人倡之而後踊遠嫌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鄭氏曰縮從也衡讀爲橫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謂殷以上殷上質吉凶冠直縫辟積禫少故前後直縫之今周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禫而并橫縫之周之吉冠如此而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時人謂古制如此故釋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

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之制乃損益斟酌古之禮也謂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爲周公之古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而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

文患喪冠無別註義患喪冠與吉冠異製表誤辨其旨
橫渠張氏曰吉冠之制豎搭過布布幅以二尺二寸爲率
則前後共有四尺四寸首圍所占之外餘廣尚多而爲縫
以文多故爲吉凶冠則橫繞布直縫無文至後世不然故
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
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
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
譏之右爲陰左爲陽凶陰事也大功已上右辟而縫之所
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已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也

禮書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
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曰曾子言己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爲
難繼故以禮抑之
長樂陳氏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君子知夫知之過至於道
之不行賢之過至於道之不明故於其可行而不可言則
不言可言而不可行則不行庸豈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以
人之所不能者媿人耶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
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若夫以親之恩爲
罔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
己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

通志堂

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廬陵胡氏曰謂曾子過禮故舉禮之中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小功不税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税大功以鄭氏曰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税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税服之事曾子過禮故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謂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鄭康成義若限内聞喪則追全服

清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慶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税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税之書云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於税小功不税其文至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税不親親者不税是加者親親也有加者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抑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税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税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説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税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著是奚其吉哉故曰

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税禮也然則祖免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税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不必税而税之者蓋亦禮之所不禁也昔齊王子請欲爲其母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税而欲税之者固可矣

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古者三年之喪不弔大功未葬不弔而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謂弔也緦服之至輕者也然苟可及弔猶服之輕者必往則不及弔而税豈先王之得已哉殯當謂大功以下所識雖

兄弟之不同居者皆弔非兄弟雖鄰不往則固無嫌薄於遠兄弟是以斷而不疑曾子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其每事必請於夫子有以也

廬陵胡氏曰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兄弟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父母其不可不服明矣韓愈之意似不可不追服案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其餘則否是據禮正服小功不税也税者謂日月已過始聞計而服者大功以上如此小功否也鄭義限内聞喪則追全服王肅義限内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王義非也然鄭亦不追服矣竊欲追服以附韓說

廣安游氏曰古者鄉士大夫同國而仕庶人同鄉而耕無相離之遠者其間相離之遠者爲鄉士大夫而出使爲庶

人而爲商其所適亦不遠非若後世出使及爲商者遠至於萬里之外小功容有不稅之理春秋時諸侯聘會不以其方非復先王之制而商旅務致遠物非若古者自鄭而賈於鄭之近於是兄弟始有相去之久日月已過而後聞其喪者矣曾子見世變不同欲損益古禮以適當世之變然後世所不能行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賻賵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非孔子本意也孔子聞之故云異哉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爲不可也

唐陸氏曰四馬曰乘

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爲本誠以禮爲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求足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則不知本此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擅行之也觀其益子華之

粟謀嶺史之伐則其所擅行者豈特此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嚴陵方氏曰將之爲言送也夫物所以將誠而已誠苟不至物將安用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子之誠其可得乎此孔子所以言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也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賵未至冉有爲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蓋厚於恩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家粟五乘與子華之母亦此意也本其長於治財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禮折之以爲此亂信而繼富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之外師吾哭諸寢門之外師吾哭諸廟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兄弟親父友疏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先王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於廟父之同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友輔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我者也故於野伯高之於我以情則非所知以分則非師友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諸賜氏蓋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赴者必疾趨之告喪不可緩也故亦謂之赴聞訃者必哭然有親疏輕重之別焉故哭之各有所也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已疏而太遠又非朋友之分焉故於寢則已重而太隆然由子貢而見孔子故哭諸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焉以明恩之有所由也所謂賜氏蓋言子貢之家也有國則有家有家則有氏猶之孟子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馬氏曰寢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成己之德乃可以哭諸寢在寢則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諸廟其死則心喪而已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故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凡此皆泛愛以交之者也故哭諸野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山陰陸氏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之

禮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草木之滋謂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薑桂之謂蓋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嚴陵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而喪其明曾子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

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怨天訕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一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曾子爲喪明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辭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也

橫渠張氏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

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馬氏曰昔孔子固嘗以子夏之才爲不及矣然則執親喪而能引之至於禮夫子稱之曾子反責其未有聞者何耶李氏曰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人之疑聖人子夏之過也故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爲子夏之過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于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鄭云喪兼云憂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云憂也外謂中門外也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是有喪居門外也既憂禍難夜則在外圖謀亦不暇入內也非致齋非疾謂平常無事之時晝或入內夜或出外唯致齋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也

嚴陵方氏曰晝爲陽夜爲陰君子順陽而動故晝出而接

物於外順陰而靜故夜入而安身於內此禮之常也晝雖居於外然有時而居內者則以齊疾而已蓋齊疾則致慎而於物不敢接故也夜雖居於內然有時而居於外者則以大故而已蓋大故則致憂而身不敢安故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飾而長少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處則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也

李氏曰春秋傳曰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夜宿於外非所以入燕息也晝居於內非所以自強不息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鄭氏曰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聲始涕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哀至泣血樂至微笑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爲是然亦不可以爲非特以爲難而已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邊坐服勤謂衰喪服邊偏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爲衰之事衰不當物謂此語通於五服衰喪服也當猶應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服爲勤勞之事也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黃氏曰爲人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其云寧無衰者謂若人但謹服衰而心貌忻悅者寧如不服喪禮之謂也蓋言物者爲哀戚心貌之實也何以驗之左傳載晉平公有卿在之喪而奏樂飲宴膳夫屠蒯入諫罰其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之實以稱其服若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制度者外飾之容也若但有制度法則於身而亡哀戚豈得合禮而爲孝哉餘義

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愛之豈衰之制不足愛歟蓋亂之則不若無無之則不若存如此而後世不敢廢先王之禮而其所傳者亦可舉也

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物精卑者物粗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橫渠張氏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

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也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者說文云驂旁馬也在服馬之旁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既爲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死子哭之慟比出涕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賻賄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路無廠更請賣車爲椁故夫子抑之

橫渠張氏曰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於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哭死而視生者何也必是於死者情薄於生者情厚故爲生者哭也哭固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爲後世法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

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自言未之能行蓋謂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常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亦恐不及故如嬰兒之慕也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故如不欲還然子貢之意葬旣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此與女安則爲之略相類而

辭意差婉

盧陵胡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河南程氏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嚴陵方氏曰吉之先見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以獻其吉也受之必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薦此嘗事又暮而大祥又曰薦此嘗事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

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二三子亦尚右倣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孔氏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橫渠張氏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乂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

山陰陸氏曰言二三子纖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之者未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李氏曰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則門人之於道固有未知者也蓋聖人之於人雖未知道而能從所好惡雖陋於禮而能嗜學斯受之而已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鄭氏曰作起也曳杖消搖欲人怪己也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當戶而坐急見人也子貢覺孔子歌意

殆幾也言賜來何遲蓋坐則望之也又以三王之禮占己夢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眞者以爲凶象兩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孰誰也宗尊也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眞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鄭註梁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樑桷之屬依放橫梁乃能存立放則依也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爲主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以爲賓客也故皆曰猶禮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賓主夾之而已時

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眞也但眞禮既死未葬柩仍在也未立尸主唯眞停飲食故云眞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不有思慮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文王有九齡之夢武王有夢協之言長樂黃氏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尊已之道註言尊爲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搖鄭註又以爲欲人怪已孔疏亦以爲寬縱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其既病之餘閒適之際德容如是猶所謂逞顏色申申夭夭之類初非寬縱之謂若謂將死而不以禮自持則是不以正而斃非所以示訓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命之委順故視肝膽爲楚越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

能閒於內又孰以幻滅爲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貢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搖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爲徒也然安得恝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以與人爲徒也蓋泰山以譬德梁木以譬材若草木而將萎也故曰其萎乎

山陰陸氏曰逍遥能消釋搖曳泰山其頹乎天也梁木其壞乎人也或言仰或言放非有優劣也而放之爾親若夢得說吾不復夢見周公非無徵也蓋聖人之夢如此疇昔昔也

猶言誰昔也爾雅曰誰昔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盧陵胡氏曰黃幾復曰消者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傷時無明王而道不行以死也孰能宗予謂孰能宗師其道鄭云兩楹之間南面人君之位謂誰能尊我以爲君乎噫夫子嘗云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又豈肯自謂尊我以爲君也鄭非

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者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以無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爲衰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爲師喪制之禮喪師無服然夫子

聖人與凡師不等當特加喪禮故疑所服也案喪服朋友麻知師亦加麻也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況於師乎

廬陵胡氏曰師友服皆弔服加麻謂服緦之絰帶以麻爲之既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牆柳衣也翣以布衣木如福與夫子雖殷人兼用二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

扇漢謂扇爲襜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車也其旌即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　熊氏曰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亦有三旌也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

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葬孔子則飾牆置翣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嚴陵方氏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山陰陸氏曰飾棺勾蓋曰牆置翣設披周也據周人牆置翣後王彌文

廬陵胡氏曰鄭云夫子兼用三代之禮非也生不肯爲素王門人豈肯用三王之禮哉或云用三代大夫之禮耳喪大記國君纁披六崇牙也殷湯以武興旌旗之旁常刻繒爲崇牙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鄭氏曰志與前同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
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
今蛇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亦爲曾子弟子故祭義公明儀問於
事公明儀子張弟子曾子亦爲曾子弟子故祭義公明儀問於
曾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
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
也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畫蟻者殷士葬之飾也夫
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
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翣特加褚幕而已
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門人公明儀爲志不牆不翣畫褚
以蟻而葬之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

則薄子張之時既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
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掘中霤而浴毀
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
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喪孔子則異於此者蓋厚孔子
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
山陰陸氏曰據此周之士素錦褚可知後王彌文若以爲
葦席以爲屋而已不應如是之陋也先儒謂以丹質之布
爲之蓋謂之丹質則畫布以丹質爲地
李氏曰有君臣上下相生養者蟻也唯其所知所能不大
而已矣莊子曰於蟻棄智於羊去意於魚得計言智周萬
物而無所逆也退藏於深渺而已君魚躍拂池士則去魚
而畫蟻於褚蓋葬者所以幽陰之也畫蟻以去其智魚躍
拂池以象其計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謂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則不鬬爲負而廢君命也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戒之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不反兵而鬬者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今得持兵者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耳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者父母與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兄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而不鬬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弟既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也鄭註云負猶不勝也爲其鬬而不勝

嚴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戒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鬬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仇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曲禮言交遊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遊者蓋交遊之仇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於交遊不爲魁可知其言互相備

也餘見曲禮

廬陵胡氏曰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言常以兵刃向前志在復仇之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予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橫渠張氏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

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不在七十子之列羣者也其服孔子如此

易墓非古也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

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

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

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也推柩而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也從者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此給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于階間乘廈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于柩車西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于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嚮北案既夕禮啓殯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既祖而婦人降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此不顧理以提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曾子聞子游之荅是自知已說之非故善服子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

我所說出祖也

嚴陵方氏曰飯即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亦兼用珠玉而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斂以收斂其尸爲義其禮見喪大記以衣衾之數有多少故有大小之名也殯以攢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藏於野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曾子之喪既祖而填池矣以曾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固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爲非爾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

山陰陸氏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建建坎謂之池是也

盧陵胡氏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填謂縣同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填池爲奠徹未詳

金華應氏曰柩將出而復反婦人已入而復降從者所以疑也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矣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言其委曲之過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惟其稱而已雖不可寡也亦豈專多乎夫子指魯人朝祥暮歌者曰又多乎哉亦未許之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褐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

鄭氏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故曾子疑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曾子遂服是善子游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卷也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橫渠張氏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子游非之曰知禮以仲尼觀之亦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仲尼則通變不守定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

樂也此一段義正可疑曾子子游皆聖門之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故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嚴陵方氏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也夫夫上爲助語之詞下爲丈夫之夫

李氏曰忠告而善道之不亦可乎曰君子之相發豈一端而已

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鄭氏曰見謂見於孔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同俱順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子騫至孝孔子善之也

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

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也

李氏曰此亦有以見師也過商也不及也先王之制禮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於聖人之大閑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約之以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焉情之過者俯而就於禮情之不及者勉而至於禮皆不害其爲中也由此則子夏過者也子張不及者也而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蓋夫子之言其學道也唯其情之過故於學爲不及唯其情之不及故於學爲過

廬陵胡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善之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則除喪如子夏可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